

潛伏在毛澤東身邊的「國特」

沈之岳傳奇

(下)

● 今稀老人

親睹共酋高層鬥爭

沈之岳在延安也看到共黨高幹的權力內鬥，激烈的程度，全是你死我活。真實的事實，例如毛澤東門跨張國燾，張是共黨創始人之一，民國廿五年逃竄（長征）期間，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殘部歷經艱險到達延安，毛澤東怕張國燾東山再起，威脅到毛澤東的領導權，於是把紅四軍團團長以上幹部一律調「抗大受訓，另派其麾下紅一方面軍的幹部充任高級幹部，解除張國燾的軍權。到了民國廿六年春天發動鬥爭張國燾的錯誤路線，以「右傾機會主義」、「右傾逃跑主義」、「宗派主義」、「軍閥主義」等罪名攻擊張國燾。在「抗大」受訓的紅四軍團幹部不滿毛澤東霸道，密謀暴動反抗，可惜遭人告密，功敗垂成。張國燾心灰意冷，於民國廿七年四月乘祭黃陵之便，由西安遠走武漢，宣佈脫離共黨。

另一事例是毛澤東門王明，王明本名陳紹禹，是中共國際派的領袖。民國廿六年十月，王明乘史達林派的專機，率陳雲、康生等由莫斯科飛抵延安，毛澤東在機場迎接，連說：「喜從天降

」。又說：「我是山中無老虎，猴子稱大王」。言下有意讓位給王明，而王明也意氣風發，鋒頭甚健，以史達林「親善大臣」的姿態，到處演講，出版言論集，鼓吹民族統一戰線策略，聲勢日盛，毛澤東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乃於民國廿七年冬在六屆六中全會上，對王明展開攻擊，指他犯了「右傾投降主義」，「右傾機會主義」的錯誤。又在民國卅一年及卅三年的三次整風運動中把王明列為打擊對象，使王明一蹶不振。中共政權成立，王明成了反面教材，最後不得不以「養病」為名，出走蘇聯，老死異鄉。沈之岳以這兩件事說明中共的權力鬥爭，是非常殘酷而無人性的。

毛澤東派他收編共軍

沈之岳藏身共區，毛澤東從未懷疑過他，對他非常信任，民國廿六年四月毛澤東派他到江南，把共黨游擊隊收編為新四軍，派葉廷和項英為正副軍長。民國廿七年一月，又派他到南昌成立新四軍軍部，收編浙閩贛三省邊境的「紅軍」，他被派在第三支隊，和張雲逸一塊工作。使他印

象最深的是葉飛帶了三百人要求收編，他們只有不到一百支破槍，給他一個團長的名義。（此人後來做到共軍十一兵團司令員，在金門吃敗仗後被冷凍）。還有一個饒守坤（曾任中共濟南軍區司令員）也帶了兩百多人，一半是破槍，一半是大刀，編為一個大隊，派他做大隊長。沈之岳向他們轉達了中共中央的命令：「你們在抗日戰線上要儘量避免犧牲，要壯大自己，準備奪取政權」。

在當時的延安，中共抓「國特」抓得很緊，卻不知道毛澤東身邊的沈之岳是個「真國特」。沈氏偽裝的功夫實在到家，有一次項英對沈說：「你要多注意國民黨特務的滲透。」沈答：「我們共產黨組織這麼嚴密，國民黨特務別說滲透不進來，即使滲透進來也起不了什麼作用。」項英聽後哈哈大笑說：「你說的很對。」然而中共卻殺了許多「國特」，大都是冤案、錯案、假案。

沈之岳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履險如夷，真是神乎其人。他曾說明中共的偽裝抗日，有一次在幹部會議中，毛澤東要求大家把帽子上的五星帽徽取下來，衆人不解其意。他笑著說：「把帽徽

放在口袋裡偽裝抗日，將來再掛上，掉轉槍口打國民黨。」這就是中共在「一分抗日，二分應付，七分發展」中坐大的原因。

毛婆江青關係親密

傳言一代妖姬毛澤東的妻子江青和沈之岳有親密關係，沈之岳奉蔣中正兼院長指派為國防研究院第四期研究員在受訓時，有一位講座問起，

他總是笑而不答。他認為作為年輕的情報員和幾個二、三流的明星做朋友是很自然的事。在沈之岳的印象中，江青美麗浪漫，精明敏捷能幹，她先在魯迅藝術學院讀書，後來藉著美色做了毛澤東的秘書，他利用她搜集情報，是必要的手段。

沈之岳曾說做情報的要訣之一，就是廣結善緣。沈之岳是敵後工作的「無名英雄」，來台後擔任肅清除貪的任務。曾任駐舟山的蘇浙情報站主任，兼胡宗南將軍所率領的江浙反共救國軍總部政治部主任，大陳行政督察專員、情報局副局長、國民黨第二組副主任、調查局長、官位不大，但始終在第一線對付敵人。

民國卅八年，政府撤離大陸，沈之岳奉命爆破廣州的珠海大橋，成功後安然潛返香港。當時香港和澳門政府懸巨額獎金捉拿他，他卻在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給一位老牌記者某君，約他到一家酒店喝茶。

這位老牌記者，文化人，在香港熟人甚多，沈氏和他在一起，隨時可能被捕，但他卻大膽的獨約這位老牌記者，證明他確有知人之明，不會被出賣。

在大陳捕捉女共諜

民國卅九年，政府在台破獲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的共諜案，其中一位關鍵人物是個女共諜，已逃到舟山。沈氏奉命捉拿她，在舟山四十多萬人口中過濾出朱陳某某，就是要捕的對象。他以老共產黨員的身分，說服她供出吳石竊取情報的經過，才使吳石俯首認罪。

直到民國五十三年，沈之岳調任調查局長，才結束出生入死的情報員工作。

沈之岳畢生奉獻國家，不求名位。他平生最敬重的人物，就是在大陳島和他共事四年的胡宗南上將（化名秦東昌）。大陸挫敗後，胡宗南將軍自認愧對領袖與國家，因而不計名位，自願擔任江浙反共救國軍總指揮。繼任澎湖防衛司令。而當時的陸軍總司令及參謀總長均曾是胡宗南的部屬或學生，胡宗南將軍甘之若素，與沈氏共事，戍守大陳四年。沈氏當時的職務，除政治部主任外，尚兼國民黨特派員辦公處秘書長、浙江省政府委員代理主席兼政務處長，大陳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，換言之，他是黨政一把抓，但是他與胡宗南將軍相處得水乳交融，救國軍所有的事務，無論軍政，胡將軍都問他的意見，而且多半照著他說的辦法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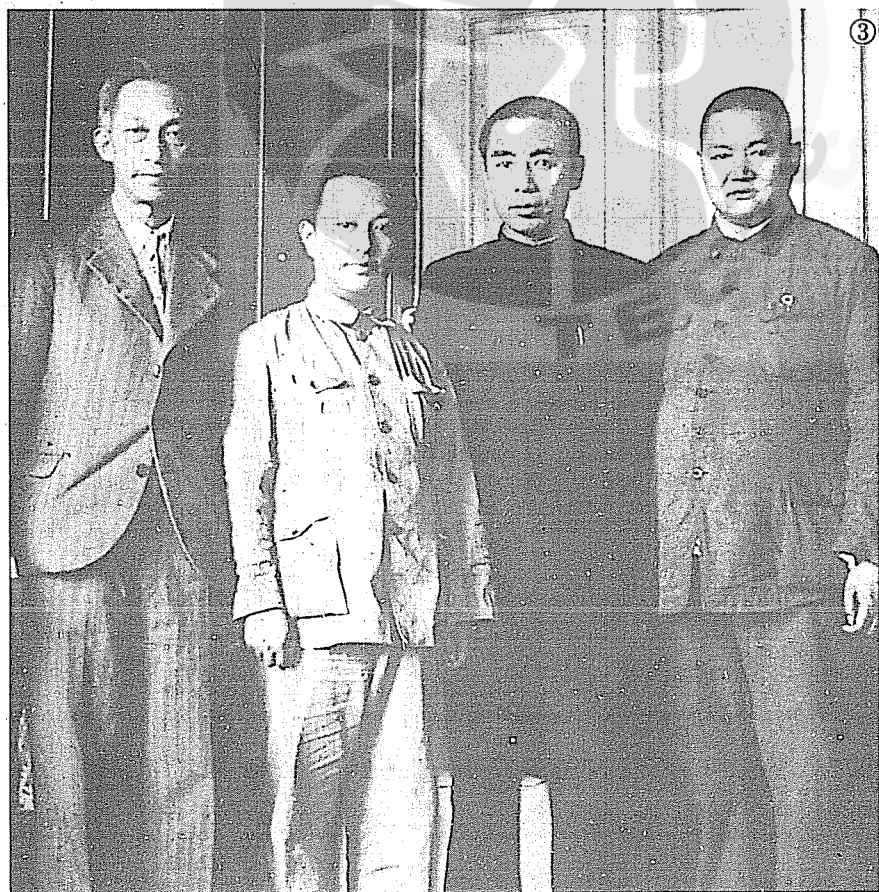
游擊隊的官兵都是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，但他們對沈之岳都很敬重，因為他是以德服人，以理服人。所以大陳地區不僅官兵敬愛他，當地老百姓也敬愛他。因而民國四十四年，當大陳撤退時，所有的民衆均自願隨國軍遷台，無一人留下。

。後來中共雖接收了大陳，但接收的卻是一座荒島。

沈之岳赴大陸看中醫，北京中共為他組成醫療小組從旁協助，治病進展，隨時上報中共的「老爺子」（鄧小平）。所以有人說沈之岳當過共產黨，打過共產黨，但絕未投降共產黨，更不是共產黨的叛徒，因為他永遠效忠的國家只有一個，那就是中華民國。

在大陸治病期間，中共對他敬禮有加，知道他是行家，許多老牌共幹都是他手下的敗將。難怪中共老軍頭前國防部長張愛萍說：「沈之岳智勇雙全，治國有方，一事二主，兩邊無傷。」

不過，在病中沈之岳偶而也會向較親近的部屬或學生，透露一點在共黨老巢「最紅」時的故事。例如他做毛澤東的秘書，毛婆江青要和他照像，被他拒絕了。問他在延安怎樣和蔣中正委員長連絡，他僅說是「一個賣油茶的老頭子」，但他對毛澤東也有佩服的地方，尤其毛某處理大事的本領為他人所不及。他說某年在延安，共黨中央得到可靠的情報，國軍正調動大軍準備進攻圍剿延安，共黨召開軍事會議準備迎戰，其高級指揮官人人惶恐，束手無策，自知抵擋不住，也很難突圍，連足智多謀的周恩來和劉少奇都一籌莫展。但老毛卻有能耐，先要大家提方案，見無人發言，隨即拿起電話直接打給中央政府在西北的最高軍政長官蔣鼎文將軍，開門見山的問：「你們國民黨調動大軍是要打我延安嗎？」蔣上將答是例行部署，絕無意攻打延安。毛又問為何集中兵力對我延安展開進攻態勢？蔣上將再答，這



① 新四軍副軍長項英。
 ② 新四軍軍長葉挺。
 ③ 左起：吳玉章、王明、周恩來、羅炳輝合影。

是何等大事，沒有蔣委員長命令，誰敢有軍事行動。於是一場驚恐煙消雲散，在場的共黨高幹起立鼓掌，一致表示佩服其膽識。

沈之岳是虔誠的基督徒，常勸人去傳道，所以能允許其獨子穿上白長袍去傳道。沈氏也是個紹興戲迷，但他的夫人邵達鎮女士（已逝）常要在假日或晚上做禮拜，遇有好戲碼，他不得不請老友打個電話說他晚上有事，於是他便可大大方方的去聽戲了。

暗諜工作夫唱婦隨

沈之岳結過兩次婚，原配邵達鎮女士是工作伙伴，和他一起被派到共區從事敵後工作，邵女士在延安進入「陝北公學」攻讀，畢業後潛伏在共黨組織中活動，和沈氏一起出生入死，於民國六十三年在台北逝世。沈夫人逝世時秦孝儀先生送了一幅鏡屏「菜根香為有賢內助，賊膽裂信是在良臣」，這幅鏡屏一直懸在沈氏的客廳中，顯示對沈氏夫婦的褒揚。

後來沈之岳和國劇名伶徐露女士譜出黃昏戀曲，並結為伴侶，留下一段佳話。八十年春天，沈之岳發現患了睪丸癌，延醫治療，未見起色，

一度密訪大陸尋求名醫治療。這趟求醫之行，對他來說非常艱難，以一位長期潛伏在共黨內的老特務，又是經常「抓匪諜」的人物，此行十分敏感。

但為了保命，只好一行。他先取得政府的同意，又取得中共的諒解，保證不發新聞，不公佈，讓他秘密往訪。獲得中共點頭後。他重返故國，大陸的名醫似乎確有兩把刷子，使他病情一度減輕，可惜人力無法回天，八十三年初舊疾復發。救治無效，於二月二十四日與世長逝，夫人徐露以堅強的毅力，陪他走完最後的人生。



①司法行政部王任遠部長（左）代表總統授勳沈之岳（右）。

②沈之岳（右）主持社會工作會報時的情景。

